

號專三六

期十第

六三之意義

潘序祖先生曰：「夫光華終爲吾六三同志努力之產物，而吾六三同志終爲光華之子民，光華固非吾儕所私有，而光華教學之繼長滋榮，吾儕則責無旁貸而義必以自任。詩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蓋言終之難也！……」

錢基博先生曰：「其日則中華人民造國之十有四年六月初三日；而其地則在民國領土之上海！於戲！四竟之內，邦域之中，有子弟而國人不能以自救！有國徽而僑客不許以自懸！巨恥極辱，苟有血氣心知之倫，疇能抵首以覲顏於此。國人皆憤，誰不欲一日留！唯天相牖於厥哀，知慮奮發，少長畢力，無貳爾心以能宏啓我光華大學！義問昭宣，多士景從，響風而慕義者以千計！……」

（本期目次請閱第二頁）

光華大學半月刊

呂思勉題

行發學大華光海上

版出日三月六年二廿

本期目次

六三之意義

約翰大學暨附屬中學離校學生第一次宣言(民國十四年六月三日)

回顧與前瞻

六三專號序言

半篇小說

大學註冊處任務述略

誦開大師碑

文之爲用或主載道或主言情何者爲是

中國現時經濟之出路

推克諾克拉西與中國

荀墨異同評論

月下泛西子

校聞

編者

張壽鏞

勉

胡其炳

蔣維喬

素君

唐慶增

劉景炎

張傑

企洵

時

約翰大學暨附屬中學離校學生第一次宣言（民國十四年六月三日）

敬啓者：此次上海工部局西捕槍傷學生事；敝校同學激於公義，與外界一致行動，實行罷課。日前發表宣言，諒邀洞鑒。詎學校當局重重壓迫，特放假一星期，致函全校學生家屬，設詞恫嚇，破壞學生會之全體。同人權先忍受，但議決全體概不出校。每日上午八時，在聚集所開會，向國旗行禮。詎意於六月三日晨，同人初次集會。卜勛濟校長特來，將國旗奪去，驅散同學；並突然下令求久

停學，禁止集會，勒令同人離校。伏念國旗爲吾中華民國之國徽，豈容人任意強奪；藐視中國，莫此爲甚！且學校既放假一星期，何以忽令全體同人即日離校？同人受此奇辱，忍無可忍，不禁同聲痛哭！後議決全體永遠脫離該校，誓不再來；當由同人一一簽字。再來者，神人殛之，以示我國民之真精神！涕泣陳詞，諸希各界鑒察。聖約翰大學暨附屬中學全體離校學生謹啓。

回顧與前瞻

編者

當本期發刊之時，將爲我校慶祝六三紀念之日。按校中向例，紀念會畢，各部即辦理結束。一年工作，行將告終。本刊自本期發行之後，亦將告一段落，暑假開學，再行續刊。編者忝主其事，自愧菲薄，幸賴諸師長同學熱心輔助，本刊得有今日者，皆各方合作之功也。特此誌謝！

六三紀念予吾人以無窮感觸。故本期除尋常文藝外，增闢篇幅，專載校內同人對於六三之意見。夫六三者乃光華肇造之日。此人所盡知也。但六三運動之意義，實遠出光華一校之上。我國近百年來，政治經濟社會各方，受外人之壓迫深矣。外人之侵略中國，如兵力之威脅，關稅與不平等條約之壓制，以及洋貨競賣等等，皆顯而易見者。獨文化方面之侵略，由教會主其事。名爲興學，實則害人子弟。其進也漸，其患難除。爲害實萬倍于政治經濟之侵略且不

回顧與前瞻

三

止焉！然而數十年來。禍機潛伏，未聞有反抗之聲。獨約翰六三諸同志，先知先覺，首起發難。揭破教會教育之黑幕。以其罪惡宣示於國人。我國教育自主之先聲。六三實倡之。中華民族揚眉吐氣之曙光，六三實啓之。然則六三者，開我國教育史民族史上光明燦爛之一頁。其意義不僅光華之肇造已也。

光華爲六三之產物，而六三之意義又如此。則光華之使命，視他校更爲重大也。吾人反身自省，成就甚少，然在過去八年之中，光華同學之離校服務于社會者以千計。校內大中學兩部之學生，每歲統計亦以千數。濟濟一堂，蔚爲華東之最高學府。就物質建設而言，新廈已成者，既樹全校之基；翌歲且擬增建圖書館新禮堂，以資擴充。吾人豈敢自誇？但就光華之歷史與環境而論，積八之經營，得有今日之規模，或可稍以自慰歟？

然而光華之使命至鉅。草創既成，應圖發展。吾人今後之責任，或有更難於昔日者焉。本刊載有張校長先生序言一文。內述十年計劃一節，使吾人讀之激發感動。先生之言曰：在未來十年之中，光華之發展，應分五端：（一）組織光華會。（二）組織光華建設會。（三）建造圖書館及新禮堂。（四）擴充校舍地基。（五）發行光華叢書。其目的蓋在聯絡校友，獎勵學業，鞏固教學之基。溯自我校成立迄今，雖歷遭艱困，卒能發揚滋長者，大半為先生扶植之功。今後之發展，吾人應遵循先生之言，各自努力，以副先生之期望也。

抑更有進者，萬百教育事業。物質建設樹其幹。而又須有良好之精神植其本。竊謂未來之光華，捨獎勵建設外。又須注意培養良好之精神。所謂良好之精神，涵義至廣。但就最切要者而言，則我今後之教育方針，應以領導社會為前提。隔昨有友人與余談論國事，覺今日中國之社會，日益腐化。學校處其中，如入敗魚之肆，亦與之化矣。余曰不然；學校風紀之不振，不能歸咎于社會。何者？學校之使命，在為民之師；在矯正社會之失。今日我國各大學，大半不知立己，焉能立人？是以隨波逐流，與世同化。此教育方針根本錯誤也！光華今後之努力，首應擺脫一般社會之惡勢力而糾正之。則厥功為不淺矣。

六三專號序言

自吾光華成立。同學及百執事。無歲不於六月三日。慶吾光華之誕生。籌備步趨於同學及百執事者。今已九年始矣。當丙寅之歲。為吾光華成立之次年。吾同學編輯年刊。構想四十年後之光華。發揚蹈勵。執牛耳於環球。揖讓雍容。觀者太息。此情此景。因為吾

次就教育方法之本身而言。今日中國大學生最需要者，為有用之學問。有用之學問者何也？曰智識須求其活動，可以供吾人之使用。又必求其切實，庶不流於浮泛。此二者，吾知一般師生未盡做到也。夫吾人處今日之社會，欲了解人生，明白世事，埋首讀書不為功。讀書之外，又須深思。深思之外，須求致用。否則積學雖富，不能運用其智力，亦屬徒然。願今後之光華，注重培養富有思想，富有實力之青年！

昔之信仰教會教育者，每謂教會管束謹嚴，為本國學校所不及。斯言似非而是。原夫管束一事，似近強制，鮮有良果。然而管束未必盡屬強制。行之得宜，可以整飭風紀，鼓勵精神，為教育之大助。光華今後之發展。於管束一方，亦應作鄭重之研究。同學應有自治之精神。同時學校當局，復隨時督促訓導之。雙方並進，則事半功倍矣。

編者竊不自量，信筆書來，言多率直。尚望讀者諸君，鑒諒為幸！倘吾人自今以往，各自奮發，謀有以發揚光大我之校之前程，則不特我光華幸甚。我全國教育界之前途亦幸甚，而今茲之慶祝六三者，洵不虛矣！

張壽鏞

同學及百執事所得親見。而老夫耄矣。年蓋已八十有九云。夫理想者。事實之母。騁衍談天。當時莫不笑之。而今世界則有逾於騁衍侈談。十倍百倍者。精誠所積。金石為穿。磨鐵成針。全在工力。古人云。非一手一足之烈。誠哉是言也。今姑就吾同學及百執事之

所期。望者。判。為。四。期。之。學。畫。可。乎。以。十。年。為。一。期。第。一。期。之。計。畫。以。十。年。以。前。之。同。學。及。執。事。之。人。壽。雖。老。朽。願。追。隨。焉。略。貢。所。見。約。有。五。端。一。曰。組。織。光。華。會。分。別。擔。任。其。職。務。二。曰。光。華。建。設。會。由。現。任。光。華。教。職。諸。君。為。會。員。三。曰。光。華。建。設。會。由。光。華。會。推。選。職。員。組。織。之。專。謀。物。質。之。建。設。三。曰。圖。籍。關。於。國。學。者。由。壽。鏞。捐。助。其。一。部。分。更。徵。求。於。國。內。人。士。其。關。於。歐。美。學。術。者。就。鄰。近。地。畝。隨。時。酌。量。擴。充。由。建。設。會。先。籌。建。築。費。力。進。行。其。圖。籍。關。於。國。學。者。由。壽。鏞。捐。助。逐。年。增。加。及。別。徵。求。之。四。曰。添。購。校。舍。地。基。就。鄰。近。地。畝。隨。時。酌。量。擴。

半篇小說

又是一度六三了！六三從五三而生。五卅是羣衆運動，六三亦是羣衆運動。

羣衆運動，到底是好的？是壞的？是有用？是無用？

稱頌他的人，說是好的，是有用的，集合多數人，力量多麼偉大？羣衆運動所幹的事，少數人如何幹得來？

呪咀他的人，說是壞的；不但無益，而且有害。爲什麼呢？因爲羣衆運動，大概有口號而無目的。——即使有之，也是少數操縱的人的目的；他只能隱在幕後，和大多數人公開所喊的口號，大不相同。目的且無，更何有於辦法？所以多爲少數人所操縱，所利用，假使無人操縱利用，便隨五分鐘的熱度而銷亡。若其有之，則祇成爲少數人的工具。熱心而「無所爲而爲之」的人士，便都退處於無權。其名猶是，其實已非了。羣衆運動，所唱的大都是高調。複雜的理論，隱曲的內容，是無從同他說起的，假如有個迂闊的人，同他說了，不遭他們唾罵，便反給他拾了去，更做他們攻擊的工具。

充。由。建。設。會。執。行。之。五。曰。編。輯。光。華。叢。書。凡。一。切。已。往。之。刊。物。及。研。究。所。得。均。編。刊。之。以。貢。獻。於。社。會。凡。此。五。者。略。舉。大。凡。十。周。紀。念。觀。厥。成。焉。十。周。以。後。斷。非。衰。廢。所。能。負。荷。未。來。三。十。年。之。計。畫。由。光。華。會。分。期。議。定。光。華。者。光。華。之。光。華。也。萃。四。十。年。畢。業。之。優。秀。抱。四。十。年。有。進。無。退。之。精。神。吾。知。昔。之。所。修。談。者。將。一。見。諸。於。事。實。壽。鏞。雖。老。將。扶。杖。而。觀。焉。是。在。吾。同。學。及。百。執。事。因。書。以。弁。首。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三。日。鄞。縣。張。壽。鏞。

羣衆運動的本意，是要援助所攻擊的人，促其改善。但其結果，往往因互相嫉惡的感情，各自防衛的手段，弄得真處於敵對的地位。所以羣衆運動，不徒不能爲前綫的後援；及至於擾亂後方，破壞自己的陳容，爲敵人造機會。

這兩種話。誰是誰非？我說都對的，都有相當的理由，且都可舉的出事實做證據。

但是要遏抑羣衆運動；使公衆之事，多數人都置諸不問，一任少數人的自由處置；無論其不可能；即使能之，亦終不足以自立於今之世。因爲今之世，不論何事，都要有全體赴敵的氣概，若始終只是少數人主持，這少數人，無論如何優越，所成就者，終是有限。固然，一駿馬可日行千里，合十駑馬，仍不能於一日之間，趕上千里；然而一駿馬究不能負十駑馬所負之物而馳。而况公事爲少數人所專，慣了，多數的人，便忘了自己的責任；并忘了自己的地位。遂可以走入對方，爲虎作倀。自古亡國敗家之際，內奸總是車載。

斗量，雖不是一個原因所致，而這所說，總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然則羣衆運動，不能不要，而亦確是有益；然而羣衆運動之弊，多利少又如此，這事如何辦呢？

我說：這是由於羣衆運動的落伍，而誤其方向。今後要用羣衆運動，必須改良其方法，而更易其目標。

關於現代學術，略有認識的人，大概都知道：近幾百年來，物質科學，進步得很快，而社會科學，則比較的遲慢。他在枝枝節節之處，並不是沒有進步；然而沒有能改變人對於社會的根本觀念。我們關於社會上的事情，並沒真用冷靜的頭腦，加以考察，發見出處置的方法來。不過沿襲幾千年來的舊觀念，遇事叫跳而已。叫跳的止息，並不是問題的解決，只是我們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隨著五分鐘熱度之低落而銷沈。

即如現在，「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這兩句話，差不多人人會講的。充斥於報章，雜誌，會場，講壇的，雖不必就是這兩句話，而也無非是這兩句話的精神，和這兩句話的觀念。這兩句話，是萬不能明目張膽，予以否認的。不然，在羣衆拳足所及的地方，你會死於拳足交加之下。即爲拳足所不及，亦且千夫所指，無疾而死。所以掉皮的人，總是內懷閱牆之心，外飾禦侮之貌，善誦這兩句話者，倒也無如之何。如此，雖仍不免於閱，侮終莫之能禦，而國事已不可問矣！不過大家天天念這兩句詩而已矣。

須知這兩句是三千年的古詩。在三千年前，便是句教訓，而不是件事實。凡教訓，大概與事實不合的。其大多數，且決不會變爲事實。何也？若事實本是如此，或者極易如此，就用不著這條教訓了。

我們關於社會的態度，該與古人不同。要講處置的方法，先得明白所要處置的東西。所以實狀的描繪，重於感情上的希望和教訓

我們所知道的：凡恩愛，固以切近之人爲深；凡仇怨也，以切近之人爲烈。凡爭利，必近利乃可爭，凡避害，惟近害必須避。所以內爭不解決，決無法解決外患的。這並非中國人的性質，特別自私自利。不顧大局，外國人也是如此，不但文明進化的人爲然，野蠻落伍的民族，也是如此。所以無色之人，自相殘殺，不惜引侏儒爲良友；亦未嘗不歡迎我國所運往的工人，所以五單于分裂，而呼韓入朝；所以兩可汗相夷，而啓民附塞。所以秦檜，我們雖然罵他通敵，而捷懶也要南霖。昔者二次革命之時，吳稚暉嘗作文登於報章，題曰「可以止矣」。其內容若曰：「袁世凱，假使盡撤長江兵備，西而討藏，北而征蒙，南方民黨，難道好意思說：我要打上北方來」。由今觀之，殊不其然。我只記得章太史挽孫中山的聯語：「孫郎使天下三分，當魏德萌芽，江表幾曾忘裴許」而已。

這是鐵一般的事實。至少，自大同降爲小康之後，東海西海，南海北海，心同理同；千世而遇一大聖人，或大奸確，知其能者，猶且暮也。非此所謂鐵的紀律者，雖名爲鐵，而有時鬆軟如綿也。

所以詞嚴義正的責備內爭，瘖口曉音的請求息爭，都是緣木求魚之事。使此等手段而能有效，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真懼，自漢以後，便不該有莽卓其人；而墨子上說下教，袞袞裏足，河山以東疆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早合秦組成聯邦了。太史公說：「夷齊槁臥，湯武不以其故廢王」，這才是真漂亮的話。所以詞嚴義正的責備內爭，瘖口曉音的請求息爭，都只是緣木求魚之事。我們今日，或者以爲非此不可；或者以爲明知無效，苦無別法。將來進化之後，自我們的子孫觀之，只是一場大笑話而已。

馮庸先生說：「今日的局勢，好似南宋」。夫南宋，何以無轟轟烈烈的羣衆運動？當時的羣衆，亦何嘗沒有意識？「當年天水江山弱，敵國猶聞購表章」，是何等慷慨？「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有河

山寸寸量，縱使一丘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對於苛捐雜稅，持如此婉而多諷的態度，較之今日所謂惟一幽默的標志，幽默的程度何如？讀此之後，再讀今日的新詩，頗覺其儉父氣否？秦檜岳飛，誰非誰是，今也不必管他，岳飛沈寃之字，身後已享大名；秦檜遺臭萬年，生前亦獲厚賞；所苦者，南宋的老百姓，金源之後，繼以蒙兀，死於鐵蹄，陷為俘虜者，不知其幾千萬而已。然而這只算南宋的人民自作自受何以故？以其不能為羣衆運動故。南宋的人民，羣衆運動的壯烈，幾乎不弱於有明，何以說他無羣衆運動？以其有運動而無方法，——無運動故。

我昨夜做夢，夢見一位南宋人，和他話起當年遺事，他歎息流涕，說：莫怪岳鵬舉，也莫怪秦會之，只是我們老百姓錯了而已。我問他爲什麼？他說：當二聖北狩之後，康王南渡之初。河南北，京東西，固然忠義如毛。便紛絳慈隰，秦鳳熙河，也還正軍不少。都是互相猜忌，觀望不前，甚至同室操戈，自相殘殺。我們當日，只知道責備他們內爭，籲請他們息爭，誰知責備是無用的，籲請更是無益。到今日想起來，悔不參加內爭。我說，這又奇了。已經內爭得殺了，如何再好參加呢？他說：先生，你有所不知。就苦於軍人相鬥，忠義相爭，老百姓總是袖手旁觀，所以爭得個不歇。須知爭鬥團體之中，須加入希望息爭的分子。那就爭鬥的時間，可以縮短。說你們現在的話，這不是擴大爭鬥的局勢，而是促進戡亂的過程。我說：你的話是對了。但是當時雖沒有槍，他們是有刀階級，你們是無刀階級，如何能加入戰爭呢？他說：我們就誤於此。我們當日，總以爲要我們無刀的團結起來，才能把他們有刀的打倒。無刀的團結起來，這見解固然很對。要赤手空拳，去打他們的刀槍弓箭，就沒有這回事了。所以其結果，只得取責備和呼籲的兩種方法，却徒然喊破嗓子，浪費筆墨而已。正說間。兩個人遠遠地走來。

半篇小說

他指給我問道：我們當日，就上這班人的當。

兩個人走到面前。我此時，正坐在地下講話。忙立起來招呼。請教尊姓大名。那兩人各給我一張名片，一是陳東，一是歐陽澈。我喫了一驚，正要肅然起敬，陳東歐陽澈，把我略一估量；又看一看和我談話的人，只是個農夫野老，似乎有點鄙夷不屑的樣子。便問我道：看你的樣子，似乎還像個讀書人。你是個什麼出身？我笑道：我只是個學究出身。陳東歐陽澈，都點一點頭。彼此唱個喏，陳東歐陽澈就去了。我再坐下，和這農夫野老樣子的人講話。

我問他：方才兩位，都是一代名人，正是領道你們的。你怎說上了他的當呢？他說：先生，你有所不知。當年會有一件事。有一個人提議，說：我們對於那些軍人忠義，單是責備他們爭鬥，呼籲他們息爭，是無效的。我們既是無刀，也斷不能打倒他們有刀的人，好在他們的刀，原是我們給他的。他們本該聽我們的話。我們本可以使用他們。所以我們對於他們，不該持一樣的態度。我們該分別調查，明白他們的好壞。誰好的，我們就加以輔助。誰壞的，我們就加以妨害。我們既沒有刀，怎樣輔助他們，妨害他們呢？那法子也多得狠呢。譬如他們要籌餉，是好的，我們就竭力供應。是壞的，我們就盡量的消極對付。他自然可用兵力壓迫，甚至於搶劫的。那儘我們的力量，可以或者逃避，使其求無所得；或者把地方上的實情，告訴好的一面，招致他來，諸如此類，方法是說不盡的。總之，盡我們的力量，利用有刀階級，打倒有刀階級。就一時看來，固然也難見大效。然而總算起來，各事的平定，一定可以加快得多。靖內的過程縮短，壞外的事情，就可以提早著手了。我們當日，聽了狠以爲然。便籌商如何著手，這提議的人說：我們先要設法調查各方的內容。可是我們都是鄉下種地的人，往那裏調查去。結果，便公推代表，去見剛才那兩位一班的人。想請他們擔任調查的

事。誰知他們大不以為然，發了許多議論。其議論，我也記不得許多。總而言之，是議論風發而已。代表回來。我們再聚議。原提議的人說：這一番議論，是靠不住的。衆人問他：爲什麼靠不住呢？他說：這叫做言不由衷；人家又問他：怎樣叫言不由衷呢？他說：乾脆些說，這班人，只是想鬧名氣，得勢力；直接爲名，間接爲利。唱高調，罵政府，是人人聽得進的，名氣就大了，政府自然也怕他，好處就來了，辛辛苦苦，到各處調查內容，跑了幾千里路，做

大學註冊處任務述略

本大學自民國十九年春，改教務處爲註冊處以來，一切教務，除各院長支配學程，訓導學生選課之外，餘都責成註冊處辦理。因此註冊處之任務，頗爲繁重。計每學期開學之先，辦理招生事宜。徵集放題，布置放場，分送放卷，結算分數，爲招考之初步職務。嗣後審定去取，登報通告。并分函錄取新生。附寄入校應填之保證書，志願書，及開學通知書，繳費單等件。迨乎開學之時，安排學程，上課時間，以及分配教室，大抵參酌舊規，加以變更，以應新環境之需要。學生選課之時，印備活頁課程一覽，分給各生，以便其用。選課截止後，分別統計各學程選讀人數。安置相當之課室。編定各生每學程上課課室座號，先行揭佈。然後由本處專員，按時點名。以促勤業而免疏漏。開課既逾三週，照例舉行補考。意即與前期落第學生第二次考試之機會。補考既畢，舉行第一次小考。每學期計共小考兩次。每次舉行之後，結算成績。不及格者，予以警告，以資勉勵。學期結束之際，則排定學期結束試驗日程一覽。先期揭佈，以便各生查照。同時函請各教員按期臨場主考。大考既畢

了一年半年事情，也沒人知道，是這班人肯幹的麼？言未已，有一人起而斥責道：你只是個老明經；他們一班，都是名進士，難道反不及你的識見？這話一出，衆人都附和。原提案的人，啞口無言了。我們的運動方向，就此沒有改變。到今朝事實最雄辯，到底是老明經給我們當上，還是我們上了名進士的當，就不問可知了。

我的夢如此。這或者都是夢話，然而我的夢是如此。

胡其炳

，乃彙集全期成績，登記校檔。并函告各生家長，以爲一年之成績報告。凡此種種，皆例有規定之工作也。至若調查新生學歷，催繳缺件，彙製成績總冊，保存內外文件，以及各生家屬之函件往還，缺課扣分之紀錄編製，則隨時履行，不勝枚舉。茲將本校歷年學生人數，及學科概況列表於后。或可供參考之一助也。

歷年每學期學生數所開學程及每週授課時數比較表

年度	學期	學生數	學程數	每週授課時數
一四	上	四〇四	九四	二九四
一四	下	四五〇	九六	三〇八
一五	上	四四〇	八六	三七一
一五	下	三三八	九二	三一六
一六	上	四四〇	一〇三	三四九
一六	下	四二二	一一二	三七六
一七	上	四三〇	一〇六	三六一
一七	下	三六七	一一一	三六七

系別	江蘇	浙江	廣東	福建	江西	安徽	湖北	湖南	四川	陝西	貴州	河南	甘肅	雲南	廣西	河北
國文	四	六			二	一		一								
英文			二	八	一	四		二								
教育			二	八	二	七	一	二								
政治			三	八	一	七	四	一								
社會					一											
哲學					一	一										
史學																
化學																
物理																
生物																
數學																

歷年各系畢業生籍貫比較表

系別	廿五年	廿六年	廿七年	廿八年	廿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政治	一四	九	二六	三〇	二一	二三	二五	四二	
教育	五	一〇	一〇	九	六	五	一〇	一三	
英文	一〇	四	二	四	七	五	八	三	
國文	無	無	一	三	三	三	個	一〇	
系別	廿五年	廿六年	廿七年	廿八年	廿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國文	無	無	一	三	三	三	個	一〇	
英文	一〇	四	二	四	七	五	八	三	
教育	五	一〇	一〇	九	六	五	一〇	一三	
政治	一四	九	二六	三〇	二一	二三	二五	四二	

歷年各系畢業生人數比較表

系別	廿五年	廿六年	廿七年	廿八年	廿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社會	一八	一八	一八	一八	一八	一八	一八	一八	一八
哲學	一八	一八	一八	一八	一八	一八	一八	一八	一八
史學	一九	一九	一九	一九	一九	一九	一九	一九	一九
化學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物理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生物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數學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經濟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工商管理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銀行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會計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丁科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總數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又住持紹興戒珠寺，兼上海龍華寺主席。民國紀元，最後住持於寧波觀宗寺。寺爲宋廷慶寺觀堂舊址。元豐中，四明五世孫介然法師按照觀無量壽佛經，建十六觀堂，以修觀行，故名觀宗。自宋迄清。興廢靡常。自師任住持，遵四明遺法，以三觀爲宗，說法爲用，改稱觀宗講寺。募建大殿，天王殿，及念佛堂，禪堂，藏經閣，規模煥然，蔚爲東南名刹。民國四年，孫毓筠承政府之命，於北平設講經會。延師講楞嚴經。士大夫及都城四衆赴會聽講者，雖列廣座，爲之不容，師自二十八歲初升大座以後。江浙各叢林之禮聘講經者，歲無虛席。至是，年已五十有八，始爲士大夫宣講，其教化乃普被南北焉。時國內有毀廟興學之議，地方廟產，多生糾葛，內務總長朱啓鈴，擬訂寺廟管理條例，咨詢於師而著爲令。總統袁世凱，題額贈師曰，宏闡南宗。都中籌安會，正籌備帝制，授意各界勸進，且及方外。師語人曰，僧人惟知奉持佛法，不知有民主君主。講經期滿，卽振錫南歸。民國六年冬，北平復設講經會，請師開講圓覺經。七年，春，都人士公推徐文爵南下，迎師航海北上。既抵北平，日則手編講義，夜則昇座宣說。維喬得親近吾師，實在此時。師稱性而談，於講義外，多所發揮。遂約江妙照，黃顯琛二子，每夕各爲華記。歸妙照整理。翌日，呈師印正。師訝然曰，余昨夕尙有爾許言說，實不自知也。其始咸以爲吾師獎進學人，故作斯語。厥後歷次呈藁，都如是云云。因切問曰。師自身說法，果不自知歟。師曰，然。維喬等皆詫異。師乃舉昔時講法華至舍利弗授記品忽焉入定故事，詳稿見告。乃恍然於師之講經，深得語言三昧，與專恃記誦者不同。筆記編定，師特錫名親聞記。先是，師以振興佛法，首在造就人材。故於民元前二年，就南京僧師範學堂監督，招青年僧徒，分班講授，解行並進。會光復軍興，相機中止。遂就觀宗寺設研究社，以竟其志。至是，講畢將歸，爲葉公綽，蒯壽樞

闕歸大師碑

二居士言及之。二君慨任鉅資，專備培養講師之用。師歸而籌備，於民國八年，成立觀宗學舍。自任主講，羅致學僧，授以台宗大小諸部。由是人材蔚起，至今法徒分座四方者，不下數十人。十七年，改併爲宏法研究社，承傳弗替。民國十年，浙省當局，目擊時艱，人心日下，延師講仁王護國經於海潮寺。軍民長官，地方紳耆，皆列席肅聽，其盛況亦前所未有也。東省哈爾濱，地居邊遠，伊古以來，罕見沙門踪跡。比年，關外善信，創建極樂寺。師門佳胤，實爲住持。民國十八年，就寺三傳戒，請師爲得戒和尚。維時吾師壽已七旬有二，間關跋涉，不憚煩勞。及期，授比丘戒，廣續百餘壇，自下午四時昇座，至翌日上午十時圓滿。諸執事暨兩阿闍黎，雖更番休憩，無或逾時。吾師指引攸宜，始終罔懈，祝延跌坐，純任自然。歷十八小時有餘，略無倦意。見者咸肅然稱奇，而不知師之常在定中也。夫大教興替會有其時。然溥人則興，古人一轍。師生於末法時代，一人精修，化及天下。微特天台一宗，賴以中興。於全體佛教，亦有扶衰起敝之功。因緣時節，夫豈偶然。且弘揚自宗，排斥他宗，歷代大師，間亦蹈此積習。而我師雖宗天台，對於他宗，絕無門戶之見，有非古人所能及者。至若師之密行，尤非淺學所知，就其可見者言之，則日誦普賢行願品，金剛經，圓覺經，觀無量壽佛經，念佛萬遍，以爲常課。朔望加誦梵網經。菩薩大戒。終身無少間。自行化他，老而彌篤。民國二十年，猶應上海玉佛寺之請，開講楞嚴。高年矍鑠，自春徂夏，凡四閱月，絕未請人代座。已而復應無錫居士之請，爲講省庵祖師勸發菩提必文。然後返甬。壬申年夏五月，自知塵緣垂盡，往生不遠，電促弟子寶靜回寺，付以法，命爲觀宗住持，兼宏法研究社主講，七月初二日上午，忽向空合掌，良久，云佛來接引，老僧將從此辭。喚侍者香湯沐浴，更衣。索楮筆，寫偈云，我經念佛，淨土現前，真實受用，

各勉旃。寫畢，命全寺僧衆念佛，跏趺蓮龕，含笑而逝。師生於戊午年正月初六日丑時，圓寂於壬申年七月初二日未時，世壽七十有五，僧臘五十有五。於是年冬，搭於慈谿五磊山之旁。舉龕之日，遠近來會者，數千人。遺著有《大佛頂首楞嚴經序指味疏》一卷，圓覺經講義二卷，金剛經新疏一卷，普賢行願品講義一卷，觀經疏鈔演義一卷，始終心要解一卷，觀世音普開品講義一卷，二玄略本一卷，念佛三昧寶王論義疏一卷，水懺申義疏一卷，八識規矩頌講義一卷，皆已刊行於世。銘曰：宋明以來，禪淨盛行，餘宗衰敝。惟是

文之爲用或主載道或主言情何說爲是

素君

文之成明理爲本，文之用載道爲先，蓋道也者，經世之綱紀，而立身之準則也，自其深者言之，則天人之際，治國平天下之宏猷，罔不具焉，自其淺者言之，則周旋進退之間，容貌之得宜，哀樂之中節，莫不有道存焉，是以修飾之君子，達于道，筆于書，斯謂之文，文因道而立，道因文而傳，道之于文，如幹之于樹，如基之于閣，背道之文，反理愆義，雖辭藻華麗，何足貴哉？或曰：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寫志，即謂之文，文之爲用宜莫先于言情矣，應之曰然，吾所謂載道者，固兼言情而言之也。夫文之爲用，不外兩途，一則正言諫論，褒善貶惡，以求匡扶風化，裨益國家，一則感物寫景，吟咏情性，發抒胸臆而已，前者偏于社會福利，沒者偏于個人情懷，偏于社會者，以載道爲功，偏于個人者，以言情爲

天台，一脈相傳，至今弗替，前有慈雲，後有靈峯。我師繼起，如象如龍。說法利生，四十八年。示寂伊邇，猶講楞嚴。自南自北，結集法會，百數十所。者經若論，塵說利說，二十餘部。振興大教，首重育才。弘法社啓，義學朋來。法乳流行，光光相望。分主講席，徧於十方，教宗法華，行在彌陀。應化事畢，離此娑婆。歲次玄戩，鶴尾之辰。安詳坐逝，高謝天人。五磊之山，密藏之居。色身如幻，果證無餘。皈依四衆，十餘萬人。無邊悲仰，泐此貞珉。

尙，然至道不外乎人情，至情不背于道德，讀出師表而激昂慷慨，何嘗凜乎爲臣之節，讀正氣歌而義烈滂薄，明乎立身之度，抒情爲文，高于道德耶，是書正言諫論，固足以勸人心，維風化，吟情寫志，亦足以矯末俗，妙激揚，詩三百篇，大抵匹夫匹婦吟咏之作，而太師采之，足觀風俗，季札聽之，以知盛衰，春秋正人倫，寓褒貶，言情載道，其用一也。若夫叔季文人，鄙棄道德，以文爲消閒之作，雕藻靡曼，無病呻吟，甚者肆口嘲弄，流於浮薄，言之無物，按之寡要，既失導化之義，復乏諷諭之旨，徒借純文學之名，以爲標榜，思緒頹唐，導青年于悲觀，淫文破典，銷英傑之銳氣，文濫之禍，甚于橫流，此則可爲長嘆息者也。

中國現時經濟之出路

唐慶增先生演講

張令杭記

中國現經濟的情形，可以「窮」字形容之，就是「窮」。這也可說是中國現經濟之最大特點。

一國經濟上主要的不外乎：

(一) 消費。

(二) 生產——生產要素又可分：

1. 勞工。
2. 土地。
3. 資本。

且把這三種分析一下：

一、工人 中國工人的生產技能極低，因為大部是農村間出來的工人，沒有新技術的訓練，又因為一般童工們，從小工破壞了他們身體的健康，成年後，自然沒有好的成績；而工人的生活狀況的痛苦，更可明見。試觀下面可靠的統計：

▲世界各國平均財富總額（日本統計局調查）

美國	每人分攤數六六〇七元日金
英國	五二七四元日金
法國	二五七四元日金
日本	一七三一元日金
意大利	一一一七元日金
中國	一〇一元日金

從這里數目比起來，中國和美國比較要差九十五六倍有奇；和日本比，要差六十七倍；和意大利比，其要差十有一倍。

如果普通一工人生活狀況計算，假定每年至少要攤到三百元日金，否則不能維持生活，照這樣還短少了二百元，這大多數的工人，在窮困線下工作，難怪要影響生產效能，同時和他自己的享受成正比例。這恐怕不僅工人是如是！

中國現代經濟之出路

二、土地 中國土地的特點，就是荒地過多，這是與農業發展成反比例。幾年前北京農商部調查，已開墾的土地占全國土地百分之十五，換言之，就是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未墾的荒地，都是浪費，這可反證中國現在農業之衰落。

三、資本 中國的資本，是畸形的發展，都亦都要比內地好得多，像上海有租界，牠有吸收資本能力，能使生命財產較有安全的保障。因此，人口比較多，工商業比較興旺，無形中會使資本發達，與南市開北各處看來，相距真有天壤之別，這是公認的顯明的事實。

中國的許多資本，多消耗在投機上去，也是牠底特點。像買標金，交易所……想在這裏博得厚利，此外像買公債，地皮的營業等等，雖然比要買標金，交易所的營業好得多，可用在實業上終于極微！

外國投資在商業和工業上很是平均，可是中國投資在工業上比用在商業上還少，商業上却多是販賣外貨，這種惡劣心理，也可影響資本的發展。所以中國的資本，一是感第缺乏，第二是運用不得其法。

總而言之，從中國經濟情形看來，終免不了「窮」字，連生活之最低限(Minimum Subsistence)還不能支持！外國是因生產過剩而關恐慌，中國根本談不到生產的過剩，而是無產。諸位，如果一旦國運轉，國富增，我們也該顧到這點，參照各國情形，來糾正自己。其實，中國經濟現狀的不景氣，雖則幣制等問題或他種原因在，可大半是生產過少的毛病！

現在可介紹兩種學說來解決牠，看其究竟。

一、這派是主張採用私人資本主義或個人主義——但是也有牠底障礙，我們所需要解決的生活問題，不能全賴個人主義所能解決。

。如果，生產極發達時，須日亦場，試問那裏日外國亦場，可容我中國古一地位？

二、這派是主張採辦社會主義——然而更有弊病。因為生產工具，是否可歸國有，而不問事業之性質和效能。如郵政，森林，該歸國營。鐵路在美國和營成績極好，德國歸國營，成績亦不差。但是不能夠什麼都收為國有，難免要發生公家托赫斯之危險。

我個人主張，現在研究經濟，不要好高務遠，我們只要先實行簡單的辦法，是人民的「節制消費」。以十七八世紀的生產，當然不能適合那二十世紀的消費！「節制消費」雖是老生常談的話。但

推克諾克拉西與中國

在我們未討論本題以前，我們首先要知道，推克諾克拉西本身是個什麼東西。我們簡單的說：推克諾克拉西是一種主義，主張這種主義的人看見美國的機械工業的日新月異，弄得很多的工人都失業了，他們認為這種現象，乃是因技術的進步同時採用經濟方面的物價制度所造成的，採用機械製造工業而同時用物價制度，這是矛盾的。如此，工業愈發達，失業工人愈會加多，而購買力亦愈會減少。因此，美國自一九二九以後，這種現象就利害底表現出來，所以，如要避免此種不幸的現象，就非得把現行的制度。加以改良。改良的原則，即採用技術化的生產而取消物價制度。這就是他們的主義，也就是「推克諾克拉西」。

他們取消物價制度的理由是：一國的財富，是指生活所需的物品而言。這種財富與金錢的多寡，毫無關係。那創造物質財富最大而最主要的原素，即是能力。能力是作工的力量；凡已做的工作，

是要比憑空談之學說，易于實行。同時對於經濟事業，或是由此來辦，或者私人得政府之獎勵與幫助來經營之。在鼓勵資本中，實行節制資本，和採行保護關稅，以免外來的侵略。諸事此類，須要有計劃，有組織，切實地來幹。

中國經濟的窮困，也因為從農村社會進而至于工業社會的必然現象，七八十前的德國，也何嘗不是如此，我們不該悲觀，努力來打破那經濟之國難！

二十二年五月六日張令杭記

劉景炎

都含有能力的移轉。故有能力，什麼物質，財富都可創造，故應將物價制度改為能力制度。

他們又說能力是可以工作單位來衡量的。能力的一切形式，都有不變的單位去衡量。此種衡量是極公平的，不像金銀的衡量。一塊錢的購買力，今天這樣多，明天所值，或多或少。但是工作成熱度的單位，今年如此，明年如此，以至千萬年仍復如此。現在用以衡量物品價值的金元，純是一種武斷的單位。因為價值的本身，原是不能衡量的。

主張這種主義的人，見到美國非用機械工業，不足以維持；同時又知道美國國內物質富源甚多，可是又見到由採用機械制度而用物價制度而發生不幸的現象，於是大聲疾呼，毅然提出他們的主張，以求出路，這日從美國的環境中，因時勢而產生出的一種思想。現在我們再返到本題，看看推克諾克拉西是否能在中國——現

在的中國——行得通。我們討論到這個問題，我們也應該先看看中國的政治社會以及經濟的情形是怎樣。中國的政治治管未上正軌，內戰，外債，以及官吏的中飽，估中國國民經濟陷於不可收拾的地步，農村的經濟的破產，更是一樁不可掩的事實。政府的財政完全爲養兵還外債；內地的資本完全流入到大城市的銀行裏來。中國對於技術的教育根本幼稚得很。國營的大工廠可以說當未具，和人更無資本來經營，一般的日用品，無不取給於外國。由此觀之，中國的貧困和失業並非由於機械工業的太發達所致，若說以推克諾克拉西來醫治中國的貧困，可說是根本錯誤！去挽救中國的貧困，是一個極複雜的事，而絕不是如此簡單的！

至於改進技術，中國本極需要。不過要改進技術，必須在人民

荀墨異同評論

張傑

荀子儒家之大師；墨子墨家之鉅子：一儒一墨，爲學自異；然究其思想，又不無同者焉，於是荀墨對數，異同比見，分類力求近乎科學，評論固不限於己意，惟異者異之，同者同之，是者是之，非者非之而已。

墨子哲學，全爲戰國初期之產物，反映商工經濟之思想，爲有產階級之代表，與封建貴族作對敵。因此，其反對孔子哲學，復創論與之爭衡；然反從正出，蛛絲馬跡，不無可尋，惟先授儒業，鑒其得失，遂自成一派，淮南子曰：「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誠然，墨子書有孔派思想；其親士修身兩篇，顯而易見者。又反對孔派，持論尤多，若夫專著。非儒上下爲是也。夫孔

荀墨異同評論

生活安全的時候才行；若似現在這樣無程序，民窮財盡，欲求一飽都不可得，如何改進得來？

再如取消物價制度，這種辦法之是否可靠，是否能把貧窮消滅，尙屬疑問；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絕不是一樣簡單的事情。牠會牽連到許多別的問題的上頭去。正如張素民所說：「……社會科學的對象，是人與人的關係。解決社會問題，不從 與人的關係着想，專從人與自然的關係着想，這是工程師和自然科學家的通病」。

此處祇就推克諾克拉西主義者的原則方面說了一說，至於方法方面，他們尙未宣佈，故無從說起。總之，推克諾克拉西是有幾分道理的，不過也許祇能用在美國，在別國也許不是那樣簡單的罷！

子不云乎：「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也思也，其孔子認識論之兩要素也。蓋認識要以外界爲材料，以內界作思維，墨子因之，衍爲彼之認識論，原素仍二：一爲知之材；一爲知之物；而認識也者，材與物之相接是也。然我與外物相接，感官藉焉。故曰：「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非命中）於是孔子之認識論。遂變而爲墨子經驗之認識論矣。荀子亦然，荀子爲戰國後期之孔派哲學家；然其研究，則從施龍莊騶出發，而又爲其反動者也。荀龍同國，幾全同時；趙魏毗連，惠施學及；蘭陵漆園，相距不遠；稷下之風，時有濡染，於是荀子之學，於施莊騶頗有所影響焉。所不同者，施龍莊騶，論尚天然；荀子哲學，論主人事；一爲物質論。一爲觀念論而已。故荀子一書，文多論

戰，集學之所由出，發學之所由攷耳。夫吾何以認識外物耶？荀子曰：「緣天官，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清濁調等奇聲，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香臭芬鬱腥臊酒酸奇臭，以鼻異；疾癢滄熱滑敏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喜怒愛惡欲，以心異。心有微知：微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微知必將待天官之當薄其類然後可」。憑感官以認識外物，且一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一，此荀子感覺論之認識論也。墨主經驗。荀重感覺。為論雖異。認識則一。蓋經驗為感覺之用。感覺為經驗之體。體用有別。相反相成。要而言之，荀墨二子，皆物質論之認識論者也。

夫接物何為而認識耶？墨子曰：「明原因，「知所於起」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明原因，依三表；此墨子之方法論也。若夫荀子，則重推理：「以類行雜」，(王制)分析之也；以近知遠，(非十二子)以淺持博，(儒效)類推之也。「以一知萬」(非二十子)渣釋之也。此荀子之方法論也。荀子推理，墨子三表；一為演繹，一為歸納；方法各異，同隸邏輯，皆本事實，論並物質，一言蔽之，荀墨二子，又皆物質論之方法論者也。

然一切認識，藉辭以達；故「有實必待名」，(經說上)宜縮名而實實，於是墨子乃由孔子「正名」之說，演之以為正名分必須正名字也。故曰：「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貴義)命名之意，名「達」[類「私」]，(經上)一名物，達也，有實地之文名也，「命之馬類也，若實也者，心以是名也。命之戚，私也，是名也，止於是實也」。(經說上)原類名可括私名；然私名有可及於類名者，如一戚，人也，愛戚，愛人也；又私名有不及於類名者，如一盜，人也，多盜

，非多人也」。以「言多方，殊類，異故，不可編觀」(小取)耳。墨子於此，著論墨經，詳為發揮，正名定辭；此墨子之論理學也。而荀子於此，亦嘗顧及，以為「同異不別，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此所以為有名也」。制名之要若是，然又何據以命名耶？由於感官目耳口鼻形體也。物同則感覺同，物異則感覺異，因而可「共其約名以相期」矣。於是「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是制名之規範也。其名已定，始可言辭。「辭也者，兼其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而辭既立，辨說則成。「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至於「辨說之用」，在乎「期命」。此荀子之論理學也。墨子論理，專著墨經；荀子邏輯，獨造正名。正名定辭，不外異同之別；立辭辨說，亦當責實循名。則是荀墨二子，又皆物質論之論理學者也。

荀墨二子智識論，既如上述，同唯物質，其為人事論者無疑。於是墨子本諸客觀，求厥原因，察社會之演進，證事實於古史。曰「古者民始生時，「未有刑政」，彼此「交相非」，以致「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自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朽餘財不以相分，隨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及「明庠天下之所以亂」，在「無政長」乃「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立「為三公」。然天下博大，又須「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立，以其力為未足，乃「選擇其國之賢可者，以為正長」。(尚同上)其權力，墨子以為可支配及於思想。(尚同上)故「君，臣，萌，通約也」(經上)則自來孔派天生民而立之君說，遂被否認矣。此墨子之社會學或社會論也。而荀子性惡，教以道德。曰「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人能羣」也。其所以能羣者

，在於有分。「分何以能行？曰以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蓋人有氣，有生，有和，亦且有「義」也。（王制）於是，荀子乃肯定道德人為。人必待道德而後善。矯揉其性。擾化其情。節制其欲耳。若是，道德之源人為。由於社會組織之需要。固不在自然也。此與墨子，立論正同；惟墨子兼愛，荀子隆禮；同主人為，方策各異耳。兼愛本乎大同，隆禮由於階級，一放任，一干涉，一消極，一積極而已。

國家之立，社會其基，保持和平，兼愛交利。因此，墨子重視國家，排除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愛伎，君脩法討臣，臣懼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為安疆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賞賜不能喜，課罰不能威，七患也。以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七患）欲救斯患，蓋有九法：「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滛，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誼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魯問》此墨子之政治學也。惟須附言者，即非樂，節用節葬之反對貴族政治，即於孔子政治學予以推翻耳。至於荀子，則以為「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禮莫大於聖王」。（非相）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時「君臣未立，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富國）是故君主制禮義以為分，行禮義以明分。故曰「君者善羣也」。（王制）「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

荀墨異同評論

墨子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王霸）於是治亂「曷謂邪？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不苟）則是一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矣。此荀子之政治學也。比諸孔子，在孔子為人治，德治。在荀子則為君治，禮治也。然則荀墨二子，政論皆疑於孔子也。唯墨子提倡功利，荀子注重禮樂，一以兼愛交利為鵠的，一以隆禮尊君為極則，此其所異也。若夫政府有能，二子同趣。反對自然，荀墨一揆，則其所同也。墨子之論，由之可入大同；荀子之說，從之堪為獨裁，至於極端，前者猶今日之俄羅斯。後者類目前之意大利。使上焉者堪為國任，可從荀說；若下焉者能自振作，宜行墨論，時地人三者，蓋荀墨學說取捨之樞紐焉。

若夫政論若是。道德何如？墨子於此，仍本兼愛，蓋以為天下之亂，「起不相愛」，各「自愛」而「不愛」人，故「虧一人而一自利」；「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兼愛上）則是人與人間之關係，唯一「愛」字耳。此墨子之道德學也。而荀子則不然。以為道德也者，禮義是統。其於禮義，「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為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故有禮義，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弟」，夫夫，婦婦，「農農，士士，工工，商商」，（王制）各得其分而不妨，彼此雍睦而無間。蓋以個人規範之成為社會規範；此近於法家傾向之荀子道德學也。竊諸墨子，稍具異同。墨子見於齊而不見於畸，荀子見於畸而不見於齊，一謂愛人即以愛亡，一謂正己足以正人，一窺專之全，一籍物之隅，此其異也。然齊者畸之和，畸者齊之別，愛人望人愛己，正己示己正人，積隅成全，拆全得隅，相反相成，異趣同揆耳。

其人生論如是，其智識論又如彼，進而求其本體論，又復何如耶？墨子嘗著天志以見意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天志上）

「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王公大人之爲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爲文學出言談也。觀其制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下之意，謂之不善意行」。(天志中)「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愛，交相賊，必得罰」。(天志上)「然有不爲天之所不而爲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爲人之所欲而爲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則何也？曰：究病禍祟是也」。(天志中)蓋「天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之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法儀)此墨子兼愛說之所由出也，而荀子則反之。曰「大天而思之，就孰與物畜

月下泛西子

打漿泛瀛洲。萬景幽幽。小舟月下櫓聲柔。遙望郭莊何處是。隱約雲頭。

呼嘯應崇邱。美與易休。一番惆悵一番憂。借問阿誰堪共語。流水啾啾。

校 聞

(一) 英語演說決賽

五月十七日英語演說預賽，經評判員錄取沈昌煥、陳和武、蔡同璜、夏建國、徐兆坤、邢光祖、駱匡疇、陳有樂、朱家鵬、吳長賦等十人。五月十九日下午二時起，舉行決賽，校中停課二小時。

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物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天論)此荀子隆禮論之所由出也。墨子天志，言天之有意志也。荀子天論，論天之無意志者也。本體論異，人生論別。兼愛，交利，墨子人事論之本體；崇樂隆禮，荀子人事論之本體。人生哲學，據本體以立論，本體論異，致人甚而樹別；爲荀爲墨，異同可見耳。要之，同中見異，異中得同，是之不必是，非之不必非，即此以籀荀墨，庶幾洞垣一方矣。

企 洵

招首叩蒼穹。奚獨道窮。榮枯盡付一笑中。歌哭無端緣底事。且狎春風。

重壑四圍葱。野興偏濃。倦來倚船澗邊松。悅目怡情今日甚。心寄清鐘。

時

由張校長主席，請黎照寰、陳立廷、潘光週三先生爲評判。結果，第一沈昌煥，題目“China's Nee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第二蔡同璜，題目“A Real modern Boy”。第三陳有樂，題目“The Responsibilities of Chinese Students”。查上學期國語演說亦爲沈君第一，中西兼長，誠爲難得，前程遠大，未可量

(二) 國文獎金競賽

本學期經校務會議議決，舉行國文獎金競賽一次。由國文系主任錢子泉先生會同各教師擬訂規程，提校務會議通過，定期于五月二十日下午二時至四時在二十九號課室舉行，請錢子泉、呂誠之、胡其炳三先生監試。試題先由國文系教師擬就，經校長圈定密封，以昭鄭重。國文系學生一律參加，無故缺席者扣一學分，以爲懲戒。其他各系學生，亦得加入。成績最優與次優兩名，由校給予現金獎。三至十名由張校長錢子泉先生蔣竹莊先生各捐國幣拾元，酌購書籍文具，以爲獎贈，試卷現已彙送校長室，請胡樸安先生評閱，不日即將發表矣。

4

六
月
廿
九